

我的母亲记

我们终将目睹父母日渐衰老 他们也终将老到无法再爱我们

井上靖 著 吴继文 译
[日] YASUSHI INOUE 1907-1991

わが母の記



[日] 井上靖 著 吴继文 译
YASUSHI INOUE 1907-1991

WAGA HAHA NO KI

by INOUE Yasushi

Copyright © 1975 by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简体中文版翻译由台湾木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

版贸核渝字（2019）第9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母亲手记 /（日）井上靖 著；吴继文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2020.1

ISBN 978-7-229-14271-1

I. ①我… II. ①井… ②吴… III. ①散文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25805号

我的母亲手记

[日]井上靖 著

吴继文 译

策划： 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徐宪江


责任编辑：陈丽

责任印制：杨宁

营销编辑：王良

封面设计：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封底写真提供：©新潮社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投稿邮箱：bjhztr@vip.163.com

三河市嘉科万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c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8.375 字数：140千

2020年1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4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1520678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者序

凝视生之秘境

吴继文

友人的母亲个性别扭，和亲戚朋友几乎都断了往来，只是与她南部老家九十岁高龄的妈妈还算常联络，还不时寄些老人家爱吃的东西过去，聊表爱心。一天她竟收到老妈妈从高雄快递来的各种食品，里面还夹带了一张字条，上面用颤抖的笔迹写满了如何保存、烹煮及食用食品的贴心叮嘱。她不禁惊呼连连：“天呐，我不知道她会写字耶！”并非不在乎，只是

爱得漫不经心。

井上靖自言，这本由创作于三个时期的三篇文章合辑起来的书，既不能说是小说，也不能算是随笔；换个说法就是，这部作品既有小说的虚构，也有随笔的写真。

对于了解井上靖的读者来说，如果说以他的成长史为蓝本的著名的三部曲《雪虫》《夏草冬涛》《北之海》比较靠近小说那一端，而自传体《童年忆往》《青春放浪》《我的形成史》在纪实这一端的话，那么本书正好介于中间。

井上靖的父亲由于职业（军医）的关系，每两三年就必须调任一次，任地北至北海道，南到中国台湾。父母大概不希望他频繁转学吧，所以将他安置在伊豆山区老家，让他和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阿绣奶奶相依为命，住在一栋老朽的土墙库房里。可以说，井上靖自懂

事起就和原生家庭分居两地。阿绣是井上靖的曾祖父清司所纳的妾，与井上靖没有血缘关系。阿绣没有正式名分，被乡里家族排斥和敌视，正好和孤独的井上靖成为忘年的盟友。曾祖父去世前对阿绣做了安排，让她当井上靖的母亲八重的养母，另立门户。阴差阳错，这个在辈分上算是井上靖的曾祖母，户籍上则是他的祖母的外姓女子，竟然成为现在井上家族的第一祖，长眠于家族墓园里。

伊豆半岛多山，交通不便（那时出趟远门必须先乘坐两个小时的马车，再坐一个多小时的轻便车，才能抵达东海道铁路干线上的三岛站）。虽然伊豆离首都东京不过百来里路，却完全是另一个国度。不过伊豆资源之丰饶、民风之淳朴、四时节庆之多彩缤纷，让善感的少年井上靖在懵懂中建构了属于自己的世界，以抵抗无来由的孤独与哀伤。父母家人总在远

方，他生命中关于家的最早印记，就是阿绣奶奶和老库房。对他来说，奉献式地照看他、溺爱他的阿绣奶奶，才是他的母亲，甚至是他的情人；所有对阿绣奶奶不好、说阿绣奶奶坏话的人，他一律视为敌人。这种同盟关系令人想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卡内蒂（Elias Canetti）和他的母亲，只不过发生在欧洲犹太殷商家族中的故事（《得救的舌头》）多了些知性的启蒙。

父亲隼雄带着除井上靖之外的其他家人，半生漂泊于日本列岛、朝鲜与中国台湾之间，却在近五十岁壮盛之年辞职还乡，之后便隐遁不出，靠微薄的退休俸过着清简的日子，不与外界往来，形同自闭；本来外向的母亲也认命地跟随丈夫在伊豆山野务农度日。这时的井上靖早已成年，先是在京都帝国大学就读，接着是结婚、小说征文获奖、进报社工作、成为职业作家。除了偶尔探亲，他还是和父母的生活没有

交集。简单地说，他就是一个和父母无缘的孩子。他知道父母并非不爱他这个长子，而他对自己的父母也一直有着复杂的情感，但也就只是这样而已。直到父亲去世，母亲日渐衰老，井上靖才突然惊觉，他并不真的了解父亲（但已无从了解），而他同样陌生的母亲，则因为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其过往人生的记忆开始整片整片地脱落。他无论如何努力捡拾残缺碎片，想要拼凑母亲生命的完整图像，还是为时已晚。时间的黑洞吞噬了一切。他对着深渊呐喊，只能捕捉到疑似的回声，这让他感觉自己仿佛被母亲再度抛弃。在写于同一时期的《童年忆往》中，井上靖自言，当他追忆幼年时光时，脑海里几乎没有母亲单独出现的画面，即使是追忆青少年时代亦然。母亲为了他能够顺利考上中学而发愿茹素，从此不再沾荤腥。这么重要的事情，他完全不记得。如果是为了重建记忆，像

奥地利剧作家、卡夫卡奖得主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在其母亲五十一岁那年突然饮药自尽后所做的那样（《梦外之悲》），这本书的努力将注定是徒然的。

早年的井上靖，非常刻意地让自己不要变成父亲、母亲那样，他不想像他们那样过着无欲、退缩、冷清的生活。他不喜欢昔日打麻将、玩撞球、下围棋和象棋的父亲，所以一辈子都不碰这些休闲游戏。他拥抱人群，总是成为朋友聚会时欢笑的核心。

由于家族代代行医，所有人都觉得作为医生长子的他理所当然要进医学院，学成后继承家业，结果他却选择了父亲最瞧不起的哲学科，主修美学。六十多岁时，他不得不承认，自己那犹豫不决、谁都不得罪的个性，简直和父亲的个性一模一样，而强烈的自我中心以及易感爱哭的性子，根本来自母亲。这么多年

以来，他让自己成为这样一个人：继承了父亲和母亲的特性，却强迫自己走一条和他们的人生完全不同的路。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成功了。可当他意识到，通过这些长期的、持续的对峙，他反而成了或许是世界上最能够理解父母一生的人，可是他让父母带着不被理解的恍然，无限孤独地离去。作为人子和至亲，他又是失败的。他还痛切地体认到，正因为性格的相似，父母才是他最佳的理解者。父亲已远去，母亲不久亦将关上最后一道门。这是多么尴尬的挫败啊！

晚年的母亲，没有什么病痛，却明显衰老，身形不断萎缩，最后变成轻如枯叶的一缕幽魂，“从此以后再无任何可能性的肉身来到了它的终点”；严重的失忆，让她从伦常、责任甚至命运的重压中脱身，孤立于尘世之上，对人世间的爱别离苦已不再关心，而他人亦无从探入她此刻的内心世界。仿佛抵达太阳

系边缘的星船，无法接收或传送任何可辨识的讯号一样，她成了永恒的神秘本身。

在此，一个小说家所能做的，就是直面和凝视生命那壮观的神秘。物自身尽管不可知，但你依然可以思索，试着对话、发问，并加以描绘，捕捉如幻的现象，呈现可能的真实。这一切作为，都是对德尔斐神谕“认识你自己”的响应。井上靖的凝视，绝非徒然。就此而言，我们可不可以说，所有的小说，或多或少，都是“私小说”？

“私小说”不只是暴露或自我揭示。谁没有秘密？你的命运与我何干？昭和文豪井上靖以此作向我们雄辩地演示了，唯有以冷静的凝视之眼，揭开“不可知”的封印，穿过遗忘的荒烟蔓草，直探生之秘境，才是“私小说”的精髓。

更让人掩卷低回的是，这个以纤细的感性怀旧和

悼亡的作者，言笑晏晏恍如昨日，如今也早已移身他界，成为不归之人。很快地，此刻作为观看者、聆听者的我们，不就像昔日执笔的作者一样，坐在一班正开始加速的时间列车上，而前方已经隐约浮现出终站的灯火。

倒计时，准备下车。

目录

译者序	凝视生之秘境	·····	一
花之下	·····		一
月之光	·····		五九
雪之颜	·····		一四七
作者年谱	·····		二三一

花
·
之
·
下

一

父亲是五年前八十岁的时候过世的。他在升任少将军医监后随即辞官退役，回到故乡伊豆¹蛭居度日，时年四十八岁。之后的三十多年里，他的工作就是耕种屋后的一小块田地，种些蔬菜供夫妻俩自己吃。以他从陆军退役时的年龄，如果有创业的意愿，一点儿问题也没有，但他丝毫没有这样的念头。到了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新建了不少军队所属的病院或疗养

¹ 伊豆：泛指本州岛中部介于骏河湾和相模滩之间、面向太平洋的半岛，行政区划上属于静冈县，以温泉闻名。——译者注，下同。

所，到处闹“军医荒”，很多人请父亲去某某地方担任院长，但他总是以年迈不堪为由婉拒，似乎一旦脱下军装就再也不想重新穿上。因为领有退休俸，父亲基本上不会有饿肚子的顾虑，但时局所致的物质上的困顿还是难免的，如果他继续在医院任职，也许生活不会日渐窘迫，反而可以过上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我想不只是经济上变得宽裕，也可以认识各式各样的朋友，夫妻俩的老来生活也会因此过得更多姿多彩些吧。

有一次我从母亲的来信中得知，又有军医院在敦请父亲考虑复出，我非常认真地回了一趟老家，想当面劝劝父亲，结果他什么也没说就走了。看着过了六十岁便急剧消瘦下来的父亲穿着打了补丁的农作服走向菜园的背影，我觉得这个人已经和外面的世界完全无缘，也就不再勉强了。也是那次回家，我听母亲说，父亲自从归隐故乡后，几乎很少走出自己的房子和田地；偶尔有